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六

C40
4514
247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四世之餘

增補

京兆府米和尚

亦曰米大師又曰米胡嗣瀉山

問僧近離甚處

僧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

片頑石師曰得涅槃鄭重曰也無你提掇處師

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涅槃僧近前顧視而立師

曰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頌曰

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僧一見不免
將南作北

大瀉詰

增米胡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
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

頌

曰

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行
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投子青

第二頭邊破悟迷快須撥寺捨筌帚成兮未盡成駢
拇智者難知覺噬臍兔老冰盤秋露泣烏寒玉樹晚
風淒時來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玉圭

天童覺

悟人千個道無憂有信遭他第二頭寂寞山花寒食
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龍門遠

增襄州王敬初常侍

見瀉山

視事次米和尚至公

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虚空否公擲筆入宅
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

意米亦隨至潜在屏蔽間偵

恥慶切

伺供養主纔

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

曰師子齧人韓獪逐魂米聞此語卽省前謬遽

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無你試

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豎起隻筋米曰這野狐

精公曰這漢徹也 頌曰

賓王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虚空筋頭再運回天
力千聖齊教立下風

癡絕冲

常侍舉筆萬事皆吉直下承當急急如律米胡叅官
忘前失後且告貴人爲我相救

癡禪妙

機輪活脫走珠盤妙處都虛在筆端豎起依然還放
下靈鋒寶劍倚天寒

偃溪聞

收增王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
也無濟云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
禪公曰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

總教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
作麼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頌曰

世出世間希有事露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袞調羹
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徑山杲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鳳樓
不在梧桐樹

松源岳

事到無心不苟欺烏玄鵠白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
老爭敢逢人泄漏機

虛堂愚

收增王常侍叅睦州一日師問何故入院遲公曰看
馬打毬所以來遲州云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

打毬州云人困麼公曰困曰馬困麼公曰困曰
露柱困麼公茫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有省
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事也州云露柱困麼
公曰困州遂宥之 頌曰

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證無
常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聾臨濟爭解領
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今人棄如糞 龍門遠
看人騎馬打毬子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
好江梅著意要題詩 懶菴樞

蘄州三角山法遇菴主 嗣瀉山 因荒亂魁師入

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
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悟以刃
加之 頌曰

師將真寶濟兇人豈謂行恩反害身真寶與伊元不
識而今更是好訴貧 洞山聰

深山深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藏纔遇兇人便分
付兇人少鑒返加傷 正覺逸

菴僧真實濟兇人一喝分明出差珍莫道賊魁非
別者當頭雪刃用來親 天目禮

六祖下第六世之一 南嶽下第五世之一

濟臨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嗣臨濟

師在三聖會裏爲

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上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云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獎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

與存獎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納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曰

太孤太賒日杲杲璞玉渾金惡種草無負平生雪此冤不如一陣香風掃

南巖勝

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南方自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

雪巖欽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回魏府行宮詔師問
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
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幪頭脚師曰君王之寶
誰敢酬價 玄覺徵云且道興化有莊宗不有
莊宗若有莊宗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有莊宗
過在甚麼處 頌曰

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幪頭
脚勅書挂在鳳凰樓

北塔祚

北蕃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
在翩翩直自入雲端

白雲端

君王之寶誰解尋討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莊宗所得
未爲真精鑑還他興化老

地藏恩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原無價
寶不同趙璧與燕金

天童覺 二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爲萬世
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氣龍顏
悅爭奈胡僧咲點頭

上方益

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藏一入相如手佳聲滿大唐

佛心才

續收 中原一寶有來由撥得君王引幰頭到此若無青

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

笑翁堪

幰頭舒起君王寶司空見慣興化老千古君臣際會

時落花滿地無人掃

北海心

收得中原無價玳幰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興化重酬

價八兩元來是半斤

尼開林英

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

載至今留得鎮中原

閻極雲

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
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

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曰若是別人

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

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頌曰

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一喝不作
用却使禪人特地疑

海印信

寧龍出水虎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正

眼橫身三界背摩天

雲溪恭

單刀直入不須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

過須知興化棒頭親

鼓山珪

暗中攜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

客明明開眼墮深坑

徑山杲

旻德一喝如雷響興化一喝響如雷錦袍玉帶真
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回

懶菴樞

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陽一句分賓
主九曲黃河水逆流

南巖勝

一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歷然未免俱瞎半夜摸烏

龜明月照積雪

雪菴瑤

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
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雪巖欽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

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是箇村齋中途遇一陣

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頌曰

此問非常觸忤人如禽空啄噪荆榛須知興化奔馳
疾值雨何曾濕著身

洞山聰

躩浪拏雲勢莫猜漁翁倚棹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
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海印信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裏啼鶯閑庭雨歇夜初靜
片月還從海上生

晦堂心

一陣狂風暴雨來卻於古廟且閑隈雖然打入鬼窟
裏吞炭藏身又一回

鼓山桂

古廟裏頭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閑神野鬼皆驚
怕只爲渠儂識梵書

徑山杲

收縮天生白額南山虎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
市過癡人投曉覓行蹤

雪堂行

剗心剖腹繼傳燈鬼面神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
匹也知只是赴齋僧

南巖勝

四方八面沒邊疆暴雨狂風無處藏古廟裏頭休憚
避移舟別有好商量

天目禮

塞北烟塵終載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特地分疆
界萬里山河似掌平

虛堂愚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
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
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
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頌曰

二虎爭戰俱用勢力一陷穽中不能返擲若返擲天
下獵人無處覓

海印信

克賓法戰挫英雄興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
忍莫教知解入塵籠

照覺總

丈夫當斷不解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

開棒了罰錢趁出院

真淨文

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親有理罰錢無說處太行山下淚霑巾

佛國白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收放在當人失錢遭罪尋常事休把條章說故新

圓通仙

克賓興化令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衲僧青白眼儘教天下競頭爭

佛心才

丹山生鸞鴛師子產猓猓棒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

徑山杲

法戰從來許克賓掣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盡法方知

愧老漢當年要話行

鼓山珪

續收罰錢出院衆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饒興

化全提未免令行一半這一半明眼衲僧點檢看

冶父川

漢高拜將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任赤旛高豎化城

降皇在盤弓不在秤

南巖勝

赫日轟迅雷六月飄霜雪興化老古錘不妨太孤絕金毛哮吼亂峯前百獸聞之皆腦裂

懶菴需

罰錢出院揚家醜興化聲頭遇克賓父子不傳真妙

訣棒頭敲出玉麒麟

佛照光

興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典刑存
三十年後幾個知恩

尼無著總

興化棒頭轟霹靂克賓脚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
令那得嘉名四海傳

誰菴漢

主賓會合風雲異醉後添杯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
肉叢林扛鼓返成冤

或菴體

興化逐克賓觀音戴鬼面靴裏動指頭未免傷人見
漢堂深

棒頭有路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雪後始知松栢
操夜深方見把針人

肯堂充

興化打克賓猛虎鷲腰騎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破菴先

家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趂出
院橄欖點茶滋味長

野雲南

法戰場開驗克賓解施武略對將軍如何有罪全無
賞待展奇謀自策勛

天目禮

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瞎驢見

增附

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
索取這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

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雪屈以
拄杖一時趕散 頌曰

克賓維那法戰不勝曾因國難披金甲後來出世法
嗣興化不爲家貧賣寶刀興化臂健尚嫌弓力軟雪
竇眼明猶識陣雲高

晤堂遠

收增

興化示衆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
子汝莫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
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
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
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頌曰

紫羅帳裏撒真珠密意師承會也無摸象衆盲徒亂
說當臺古鏡見差殊

海印信

興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上撲下紫羅帳裏撒真珠
古也今也誰酬價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光照夜
不見錦綉銀香囊直至如今成話癩

上方亮

對衆全提摩竭令豈是開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
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徑山昇

紫羅帳裏撒真珠禪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
笑釋迦彌勒是他奴

鼓山生

收增

興化見同叅來纔上法堂便喝僧亦喝師又喝

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
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
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
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
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
何時侍者禮拜 頌曰

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是人情
鼓山珪

鎮鄧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恰如劊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剖
徑山果

出方知王法不相饒

退菴休

長松不改四時青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荅帚
掃眼中瞳子面前人

劒門分

湫湫灩灩水光浮不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
處盡是離人今古愁

伊菴權

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叅相訪作盡冤讎休休明日
黃花蝶也愁

雪菴瑾

驅耕夫牛照卽用奪飢人食用卽照不得同叅把手
行安知袖裏有穿窬

南巖勝

收增興化因僧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

食 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窓林木
迥夜深汀岸火光微

投子青

增鎮州寶壽

第一世

沼禪師

嗣臨濟

因僧問萬境

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

老大梢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
濤直過如飛沒蹤跡

海印信

萬境來侵莫管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踏著來時
路月下騰騰信脚歸

掩室開

增寶壽因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

禮拜師起身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頌曰
動絃別曲落葉知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因脚底
無羈絆去住縱橫得自由

遼菴演

增

寶壽因僧問訊師曰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

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
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見在曰阿誰證明師
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
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圓悟
云寶壽向方丈裹布網張羅這僧向鉤餌邊擎
頭帶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來籠罩且道他

得箇甚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頌曰

捲則渾崙無縫舒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
轉機輪於掌握奮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面前
簷蔔馨香 佛燈珣

收增

寶壽因胡釘鉸叅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
敢師曰還釘得虚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
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
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
被他打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
無奈何胡於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 頌曰

現出虚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饒指出當堂

縫分明鷄子過新羅

冶父川

直饒釘得這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個老禪

翁却向俗人呈家醜

月菴果

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君鉸釘得終是不完全

鼓山珙

收增

寶壽問僧甚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
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
不得師便打 頌曰

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西山路徑深對衆直言呈伎

倆紅爐鍛鍊要真金

汾陽昭

西山路上有獼猴嘯雨哀風動客愁忽遇此林師子
子萬般伎倆一時休

中際能

收增

寶壽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

喝來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不從崔禪

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即便打

頌曰

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騰身欲出青雲

外力到峯頭一步難

佛鑑懃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

嗣臨濟

住後上堂曰我

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逢

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頌曰

騎驢戴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保寧勇

反是羅兮覆是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爲人不爲成歌

曲祖父田園要及時

圓通僊

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

地三春同到金明池

佛鑑懃

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鼓唇分明話墮

京兆府
天寧建

陽燄何曾止得渴畫餅幾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荆

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徑山杲

湖光歛灩晴偏好山色溟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佛燈珣

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一炷香

鼓山珪

續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懶菴需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畫此境此時誰欲分

德山清

南山驚鼻蛇觸著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貧子弄

雪菴璉

黃昏打槳奔城快日午回舟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喝不知蹉過已多時

左菴賢

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斷腸不是因芳草破壞家門落一邊

戴無爲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頌曰

水母有骨靈龜無殼瞎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意如山岳

正覺逆

靈龜有殼水母無骨破驢脊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人絕

破香驢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白雲端

市地風光無間違因何不信却生疑老婆爲君重指出臭肉團上青蠅飛

黃蝶勝

收青青掩映蒼龍窟修竹超然物外物若將修竹比

喬松未及喬松老風骨

佛鑑對

一團臭肉有商量皮下流芳若麝囊忽若禪人親咬

破看來滿口是清香

龍門遠

收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裡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

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頌曰

呼爲雲吸爲雨襲襲清風動寰宇笑哭不是等閑聲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不與平人語而今何處見踪由剔起眉毛看鷄子

長靈卓

殘羹餽飯無處安著換手槌冒劈頭蓋却兩箇無孔錢槌一樣無繩自縛

佛燈珣

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裏爭見李將軍
木菴示

增魏府大覺和尚 嗣臨濟 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

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岳 頌曰

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
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洞山聰

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兮上是天身手太長衫袴
短醉狂贏得樂豐年 保寧勇

增灌溪志閑禪師 嗣臨濟 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
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

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頌曰

一派曹溪與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筈波瀾
急撼得毗盧海岳低 涿州克符道者

增灌溪叅臨濟濟擲住師師曰領領濟拓開 頌
曰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秀巖瑞

增定州善崔禪師 亦曰崔禪 州將王令公於衙署

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
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聲師擲下拄杖曰久立

令公伏惟珍重 頌曰

鑊鄧橫按寶光寒俠客嘍囉敢正看飛過青霄聲震
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保寧勇

大展家風示衆人垂鈎入海釣金鱗遊魚弄水騰波
浪船棹俱拋出大津

延壽慧

十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嫁時
服含羞刺出雙鴛鴦

空叟印

增

襄州歷村和尚

嗣臨濟

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秣這便當否
師擲匙向火中 頌曰

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遇收燕
手性命難存爭奈何

投子青

增

虎溪菴主

嗣臨濟

因僧問菴主在這裏多少年

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
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
凋夏長聾師曰鬧市裏虎 頌曰

琅瑯覺

虎溪老住菴年深都不記鬧市心中虎四邊如鼎沸

草堂清

增補 桐峯菴主

嗣臨濟

因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

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大笑僧曰
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牙爪未備君不見大
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收
虎尾捋虎鬚 雪竇頌

增補 滄州米倉禪師

嗣臨濟

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

太湖師曰闍黎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
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異發足
時道路師曰闍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

冑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
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頌曰
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遇著嶮峻道途殺活杖子變豹
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著到不捺紅粉也風
流大抵還他肌骨好 佛燈珣

增補

雲山和尚

嗣臨濟

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

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息師曰作
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人冑喫師曰
獨有闍黎不冑喫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
這病僧 頌曰

這僧掩耳偷鈴雲山將錯就錯若是碧眼胡兒別有
反身一著 木菴永

收增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

見睦州

一日與僚屬登樓

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
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
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
道 頌曰

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在巖前
雪堂行

奪鼓攬旗驗衲僧便將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

苦看見楊花落也驚

尼無著續

拈得須彌第一槌銅頭鐵額豈容伊
復菴封 拈得須彌第一槌銅頭鐵額豈容伊
雨不是斯人更是誰

季咸曾相壺丘子隨變難分亟自逃輸與高樓凝望
者炯然明可察秋毫 虛堂愚

收增

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麼經州云金剛般若經公

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云一切
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

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未悟當時竅須信枝頭老鳳
凰春來翻作黃鶯叫 正堂辯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六

宗頌古聯珠湯室荆氏共施贊刻此
定對長洲徐普書
廣丙申季冬徑山真聖萬壽禪寺豫章沙彌

溥人夏景貽

鄭藝桂

普香良對芬華也贊

吳興義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二

南嶽下第五世之餘

晋州霍山景通禪師

嗣仰山

初叅仰山山閉目

坐師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師曾到霍山和尚處自稱

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霍山喚維那

打鐘著師驟步而去歸宗下亦有大禪
佛名智通住五臺頌曰

集雲峯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笑後來稱猛

將只知空說霍嫖姚野軒邊

竺國支那咸印定更無毫髮可叅差眼橫鼻直喧天

下一頓殘羹永不飢保寧勇

當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門下

去見機雖足未風流地藏恩

集雲峯下四藤蒿打破潼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

外如龍如鳳在烟霄圓通偈 二

藤條喫了任閒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鐘俱是

令知機識變有誰儔

收續子陵灘水急如絃摸得黃魚縮項鯪提向市中頻

索價他家不直半文錢佛心才

強盜遭逢惡抵家賊賊纔敗別無他山藤徹骨令甘

伏反與渠儂貼面花或菴體

千年萬歲老枯椿鐵杵銅槌任擊撞且在爛泥堆裡

立咄寶葉源

收增

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

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爺

子頌曰

黃金打作鋤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
倆海中拾得夜明珠

慈受深

增

袁州仰山南塔光湧禪師

嗣仰山

因曾問曹溪

意旨如何師曰一鑊入寒空 頌曰

重峯層仞挿寒空塔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
韻萬年溪水去無蹤

投子青

增

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叅師曰一言說盡山河

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筋挿向爐邊却收

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衲子微開
眼挿筋爐邊當火焚

投子青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

嗣仰山

往五臺華嚴寺至

金剛窟禮謁遇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

自何來師曰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

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

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

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三日晚

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

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

矣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
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
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此爲何處曰此
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是文殊也
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
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
瞋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童子與
寺俱隱 頌曰

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
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明招謙

顧問南方住若何對云三五衆非多吉祥自述龍蛇
混三三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爲指不
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汾陽昭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咲清涼多少

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雲水寶顯

堪咲前三與後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因無著分明
見從此清涼沒可叅

佛印元二

樓臺雖有額全無試問頑童起初忽指金剛看背
後年衰多被鬼擲楸
前後三三問若干應機召發轉顛顛如今大有如斯

者負鉢腰囊到處搏

正覺遠

三

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聖混其中其中凡聖知多少前後三三數莫窮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從一覩金剛背直至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人滿目白雲卧荒草

道吾真

聖者由來不可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句無私振九垓

照覺總

前三三與後三三算過籌量卒未諳芳草萋萋烟景

裏鷓鴣啼處是江南

地藏恩

文殊前後答三三獨泛輕舟過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雲溪恭

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龍門遠

續三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針爲報禪徒應諦聽船乃隨流石乃沉

般若柔

前後三三不失宗迥超千聖數難窮金剛腦後全軒露疊疊青山鎖翠空

丹霞淳

無著文殊不易逢相逢各自問家風清涼海衆知多

少前後三三數莫窮

本覺一

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悵不因遭毒手誰冒夜燒香

月堂呂

寬鞋著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旣隨身逢場還作戲
前三三後三三一時堆在檐頭擔到得家中重點檢
目前包裹露氈氈

前後三三謝師指南龍蛇躍躍虎視眈眈擬數看數
欲談何談均提設有垂鞭意象王蹴踏亦奚堪

子笠

投

陌路相逢眼裡塵低頭禮拜昧天真起來不見文殊

現打破大唐無一人

秀巖瑞

前三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參更問清涼多少

衆月移松影落寒潭

月林觀

佛法初無北與南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機
變前後分踈落二三

雲納慶

無著因老翁邀師入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
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欲然翁拈起玻璃
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曰尋常將甚
麼喫茶師無對

頌曰

文殊大士托玻璃遂問南方有箇奇無著忽言無這

箇誤他多少老闍黎至今猶未知端的擡手拈茶不用疑

汾陽語

自別南方涉路岐喫茶處處用玻瓈如何恰到清涼寺問著元來總不知

正覺逸

南方不可離須臾無著因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喫茶拈起莫生疎

佛印元

續玻瓈寶盞對君擎茶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

象田卿

少衆爭教人不辨輸贏
五臺凝坐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瓈盞子喫茶時

象潭泳

通無著因叅仰山頓了心契今充典座文殊嘗現

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筴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

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

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頌曰

樂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來打落粥鍋休說偈修行須信禍爲胎

象田卿

六祖下第六世之三

清源下第五世之一

通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祇如達

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旣不是祖又來作甚

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

是祖 頌曰

少林續談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蘗昔年曾有
語大唐國裏沒禪師

丹霞淳

覲面全提少室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清風樓上逢知
已撥動烟塵不奈何

足庵鑒

增補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祖祖相傳

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
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
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
分夜燈 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迥出倫家富兒奴偏得
力夜分燈火照西隣

丹霞淳

增補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

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
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
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溪月

增補

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爲驗多有得道

果者未審此間如何師曰頭戴午夜月脚踏黃
金地曰此人還轉也無師曰爭得不轉曰如何

撰述
轉師曰今世已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墮功勛撥開向上通天
竅烟嶂重重不見人 自得輝

收增

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合
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中求
水實堪悲 頌曰

方庵顯

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鬚連鬚

收增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
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頌曰

石溪月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捏得鼻頭辛

九峯因石霜遷化衆請首座住持師時爲侍者
白衆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啾啾去一
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
事會得卽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
邊事師曰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
來香烟斷處若去得卽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卽
不會師遂焚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拊首座
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頌

四

張家養得數個兒大者効爺治家業中有一男藝最精氣宇如王威德別別別踏翻滄海兮不顧驪龍喝散白雲兮不羨明月

海印信

石霜繼嗣擇高才上座貪程去不回只愛寒天無焰起豈知枯木放花開處侍者實堪哀先師大意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草鞋

佛慧泉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鐵鎚爐冶不能衰得破任教千古與風吹

保寧勇

坐亡立脫數如麻幾箇於茲路不差翻憶石霜曾有

語不光華處盡光華

智海清

一片虚空亘古今麟龍頭角競踈親坐亡立脫知多少鐵樹花開別是春

開福寧

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曾先師意爭柰臨行一著親

丹霞淳

枯木堂中第一人坐觀成敗枉精神可憐明一色邊事直至而今沒眼筋

寶峯照

雖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莫道古祠香火斷神前自有酒臺盤

上方蓋

座元脫去有生機侍者因何不肖伊若謂石霜明一

色似將掃帚畫蛾眉

地藏思

香烟淡淡風飄處首座凝凝坐脫時不是久叅虔侍
者石霜巴鼻有誰知

張茂無盡

本分漁人一釣舟千波萬浪裏遨遊兒孫不慣風濤
惡走入蘆花不轉頭

慈受深

脫去還如臂屈伸先師旨趣得來親貪他一粒多年
粟失却家中萬斛珍義重天倫虔侍者平生肝膽若
爲論芳草渡頭輕舉步等閑身在杏花村

佛燈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巢鶴作
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

步看飛龍

天童覺

涅槃城裏未爲親帶角披毛始是真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大洪遂

一片虛凝絕謂情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怪貪程
速坐守寒巖異草青

雲巖因

石人不怕師子吼須彌頂上反筋斗滄溟竭盡正

三更生鐵崑崙雲外走

雪竇真宗

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稀只知枯木回春
早蹉過寒灰再燄時虔侍者也是癡雖然會得先師
意未免全身陷虎機

圓悟勤

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水釣魚要擲金鱗
餌撥轉蘆蓬向月明

正堂辨

增

九峯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
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麼曰四海叅尋
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
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
眼不開 頌曰

方菴顯

寒谷生洪律全超拯濟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
巨岳何曾乏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叅尋喜有得力

句突曉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

石溪

增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乾坤在
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適來
爲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不恁麼觸體前
見鬼無數

五燈會元
稱異

頌曰

大圓智

識問不亂答識答不亂問問答有來由直下明知見
果然明得破不被觸體換奉勸叅學人子細叅詳看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莊堂題

卷二十一 公一 耶利 耶利 卷二十一

收增

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
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
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
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
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頌曰

是真 是妄披金擇沙同門出入宿世冤家

方菴顯

收增

九峯示衆曰常住法身不生不滅僧問既是不
生不滅為什麼六道輪迴師曰為有心故曰以
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
證後如何師曰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禮拜著 頌曰

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同轉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
更深秋夜月古廟香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

南堂題

收增

鳳翔府石柱禪師

嗣石霜

師遊方時到洞山時

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
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
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
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
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

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
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擔枷
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
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
幻人相逢拊掌呵呵頌曰

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僧懶捧西乾
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丹霞淳

收增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如何是相

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
挑砮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頌曰

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嶺昔日雲巖曾漏
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丹霞淳

收增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彊德二

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
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憇
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
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曰那邊事作
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
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牛者不識好
頌曰

芳草漫漫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
見却謂騎牛不識牛

丹霞淳

增改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石霜萬

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
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
接得渠霜曰道卽太殺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
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
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
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
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頌曰

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露韻無窮星前人臥千峯
室佛祖無因識得儂

投子青

無人接得渠遺逼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柱頭書

天童覺

二

無人識得渠棋局醉樵夫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
接得與識得誰復較錙銖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踈
只如雲蓋悟去又作麼蘇嚕蘇嚕

最菴印

增改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抱璞投

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
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

不出口 頌曰

舌頭不出口 三三成九九 算到香臺邊 彼此落人後

月堂其臣

收增張拙秀才

見石霜

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

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
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 凡聖含
靈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體現 六根纔動被雲遮
斷除煩惱重增病 趣向真如亦是邪 隨順世緣
無罣礙 涅槃生死等空華 頌曰

老倒石霜無忌諱 當頭一句曾提起 只因當日老婆

心千古寥寥掛唇齒

佛鑑勲

臚傳不羨擅嘉聲 錯認山河作眼睛 巧拙一時俱裂

破斷除煩惱病重增

笑公初堪

進前峭壁三千丈 退後懸崖幾萬重 玃重大唐張拙
老鐵鎚無孔舞春風

寶葉源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

嗣夾山

久爲臨濟侍者

一日辭去濟陞堂曰 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
搖頭擺尾向南方去 不知向誰家 虀斃裏淹殺
師游歷罷 直往夾山卓菴 經年不訪 夾山山修
書令僧馳往 師接得便坐 却再展手 索僧無對

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
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
師果三日後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
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
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
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
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
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興化代云但
知作佛莫愁衆生 頌曰

無伴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頂綠衣寒喝開劫肇三峯

頂捧出金襴對日看

投子青

喝下承當草已深却來蘭浦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
異今古誰人鑑此心

枯木成

執侍巾瓶二十年搖頭擺尾出林泉悠悠直往南方
去磬甕淹來得穩眠

雲居祐

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
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巖
前兮花木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今全提一句新獨
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

天童覺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

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
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頌曰

拾得踈慵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司圓音

美物外三山片月輝

丹霞淳

是佛由來尚涉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
事盡屬無私造化中

枯木成

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無修眼搭癡踏著未消連底
凍一時認作碧琉璃

佛智裕

續收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授傳玉女夜尋無

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自得輝

增收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

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

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

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

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

愚

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

有琉璃寶殿鎖空華

丹霞淳

增收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

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頌曰

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結驚峯層須知玉像瓶中
塔別有輝天照地燈 授子清

牧增

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

曰家有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保福別云

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頌曰

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殊無半夜燈極目危巒今古
宿暮天斜照碧層層 丹霞淳

牧增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覆
處出就藏峯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頌曰

羣花未發梅先折萬木彫零栢轉奇雲淡不彰飾月
影烟輕那露引風枝 丹霞淳

牧增

洛浦因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

師曰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
時道熱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
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

直下啞却我口分明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
睦州擔板覲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 靈源清

牧增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

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
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頌曰

月飾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卓
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丹霞淳

增收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

峯不白雨滋石筍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
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丹霞淳

增收

洛浦因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犁溪相別今
得幾年曰和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

總忘却年月也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
師曰打卽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
山事繁 頌曰

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遠香昨夜姮娥呈巧
妙眼睛直上綉鴛鴦 丹霞淳

增收

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拳中舊
實不揀披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曰莫將
鶴唳擬作鶯啼 頌曰

淘金豈假披沙得石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
光此時未審何人識 丹霞淳

增補

洛浦示疾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

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入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抵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抵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

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
頌曰

餌雲鉤月釣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天童覺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襌裩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南堂典

增補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嗣夾山

因僧問如何是韶

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曰如何是

撰述
公一
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頌曰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一聲聲

石溪月

增收

韶山因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
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鳴那青青黯黯處去
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卽
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
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蔚遲曰鳳凰
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
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迥超千聖外

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
韶山半月程曰過在甚處師曰個儻之辭時人
知有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
魯般門下徒施巧曰學人則恁麼未審師意如
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
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曰
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
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
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
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

來老僧捩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
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曰爲甚不鑒師曰水
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頌曰

趨時適變隨物窮通鴻鵠之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
布衲家風三秦席卷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蒯通 方

庵顯

收增 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

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頌曰

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
回新月半鉤升萬戶 自得暉

獨向滄溟截衆流等閒舞棹擲金鈎白雲不露烟波
闊橫笛一聲天地秋 木庵永

收增 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

草無風葉自搖 頌曰

妙峯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
搖清香那逐春光媚 丹霞淳

收增 韶山因僧到叅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

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 頌曰

叉手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頑銅若作黃金
貨祇可瞞他無眼人 丹霞淳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丹陽居士賀學易室制氏共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二十七卷 豫章沙彌
德定對 長洲徐普書 建陽鄒大成刻
萬曆丙申李冬徑山與聖萬壽禪寺識

關黃苗一壁天此

關向余其齋衆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四

清源下第五世之一

增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蜀夾山

有一院名無垢

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
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
是騁團圓 頌曰

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

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丹霞淳

太原海湖禪師

嗣夾山

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

養數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
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
曰祇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
這尿床鬼 頌曰

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片虛明
地七佛前前總不該

丹霞淳

鄂州巖頭全叡禪師

嗣德山

一日叅德山方跨

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

山山曰若不是叡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
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頌曰

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文取箇
黑撈波江邊相喚捋鰕蜆

法雲秀

平川走兔放蒼鷹一搦便啗雙眼睛毒手奪來人買
去奈何斤兩未分明

保寧勇

一喝驚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鳬飛
也謾道當時手搦擡

疎山如

也謾道當時手搦擡不露鋒慣將雙劍定雌雄忽雷迸出驚

天地華岳三峯倒卓空

湛堂深

大鵬搏風蒼龍出海手擡手擲日上月下霜雪嚴凝

識歲寒雙陸盆邊須喝采

最菴印

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箇裏豁開天地

眼吹毛拈起任橫行

木菴承

增

嚴頭初叅德山展坐具禮拜次山以拄杖挑却

坐具於階下師下階拾起搭向背上便去叅堂

山曰不肯子放只肯子收 頌曰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只肯子收來年更有

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遜菴演

增

嚴頭示衆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

者悉皆喪身失命時有小嚴上座出問云如何

是塗毒鼓師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頌曰

佛法無情報爾曹忽生忽殺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

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南嚴勝

嚴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

草 頌曰

槌打不碎火燒不著天上人間何處安泊阿呵呵是

什麼莫咬破須爛嚼

海印信

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冷風高下直鈎誰見後園驢喫草脫籠卸馱飽駒

大洪遂

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出來闌湊得恰好

徑山杲

後園驢喫草莫隨言語討跳上驀腰騎來往長安道

鼓山珪

風信不來春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行

人野客溪邊歸路早

楚安方

續後園驢喫草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

不知身在長安道

雪竇宗

後園驢喫草蘆花輓雪飛霜前雙白鴈孤影落天池

涂圭冊策

古帆未掛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苦夜長行人須及早

雪菴瑤

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

頌曰

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依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海爭柰鈎頭餌不齊

汾陽昭

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縈紆古帆休更問處處得逢渠

徑山杲

小魚吞大魚門上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

鼓山珪

續的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李廣運
收神箭自古張顛解草書 照堂一

不動蒲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超唇
吻始信巖頭無腦門 天目禮

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

油 依傳燈 頌曰

塵中辨主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鑼油今古
淨與君拔却眼中釘 汾陽昭

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耆婆雖瞋
眩至今南北絕人行 佛印元

礎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
海印信

銅砂鑼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
主太平將將盡封侯 雲溪井

銅砂鑼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叅
取莫教孤負此生身 草堂清

續終日塵中走塵中渾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貧抖
擻 大瀉智

銅砂鑼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月
半家家門首掛燈毬

佛盤勸

頂起砂鑼時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塗毒策

村飲夜歸來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瞋驚著汝

息菴觀

銅砂鑼裏滿盛油潦倒巖頭不識羞却向螭蜥眼睫

空叟印

上樓頭浪宕逞風流
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

無境微

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眼睛都要
見銅砂鑼裏滿盛油

橫川珙

增巖頭問欽山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

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

退耕亭

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增巖頭凡有所問只噓一聲
頌曰

龍臥碧潭靜雲收皓月圓七星光燦爛誰薦未生前

大洪遂

增巖頭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授
頌曰

巖頭一拶虚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

破菴先

增

巖頭示衆云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

只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

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 頌曰

三文買箇撈波子攬現攬鰕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

說誰家屋裏竈無烟

虛堂愚

巖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

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

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

乃曰呈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

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

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頌曰

買賣交關直須當價若少分文定遭行罵休行罵遠

近聞之成話櫛

海印信

時展家風與衆殊探身虎穴有功夫拈撈擊處留無

計夜靜同誰泛五湖

三祖

親兒棄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津呈撈舞棹波中

客休向江頭覓渡人

眞如語

老來無累亦無因獨寢高堂只此身除却江中混波

客復誰還是不羈人

咄哉箇老婆親兒不奈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褚衲秀

舞棹呈橈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擲了獨歸
去春水溶溶碧滿湖

智海普融平

舞棹呈橈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拚得親生
子拋向江心更不收

上方益

鄂陽江口擲釣絲攬覘撈蝦不計時鷖被老婆相借
問蓁林千古振雄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擺手相逢論
棄兒意在目前如會得莫信傍人說是非

佛燈珣

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禰累兒孫婆婆耐恨江頭

棄留得佳聲四海聞

月菴果

親兒棄了復何言月在波心印碧天獨有一身無繫
累困眠醒坐任隨緣

疎山如

讀鄂陽江上垂釣線時節相逢錦鱗現拈來信手任
縱橫逐浪隨波無顧戀

大瀾智

一子親生步步隨呈橈舉棹指人歸老婆遭打機先

露海岳掀翻動四維

簡堂機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山雲海月俱拋
棄贏得莊周蝶夢長

尼無著總

相逢把手上高峯四顧寥寥天宇空一曲漁歌人不

會蘆花飛起渡頭風

無菴全

舞棹呈橈逢賊脚扣舷三下親擒捉只這一枚都颺
却棹歌歸去風濤落

朴翁銘

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拋惡浪深義斷情忘無處
覓三千刹海冷沉沉

天目禮

鄂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
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南叟茂

舞棹呈橈鄂渚邊驗人何苦結生冤自從賺了婆拋
子誰敢拚身上渡船

梓巖三

收增巖頭在鄂渚湖三文買箇黑撈波每日撈鰕擔

鰕且恁麼過時僧舉似雪峯峯云窮鬼子道地
快活也不徹 頌曰

且於湖畔撈鰕鰕不向滄溟釣巨鼈一葉扁舟一蓑
笠閑眠閑坐任風濤

海印信

野水舟橫芳草渡人來舞棹或呈橈撈鰕擔鰕隨時
過却向何時得六鼈

水菴一

巖頭因沙汰在甘贄家過夏補衣次贄行過師
以針作剗勢贄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什麼贄
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贄舉前話妻云此
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云

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齋上座剗將去也 頌

曰

針頭剗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凡命脉果何在
以拂子擊禪床角云 向此須明上上機 長蘆卓

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可憐一對冤家
種人人鼻孔大頭垂 佛燈珣

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伎倆天然機輪如箭如今分付
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猛提取天上人
間爭奈何 已菴深

夜半三更來討火我罵你兮你罵我相喚相呼歸未

歸也有無衣草裏坐

虛堂愚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嗣德山

初參德山問從上

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

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

法與人 頌曰

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煎一服通神

散血汗湧流徹四肢

保寧勇

是法平等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輕與

人棒下龍蛇從變化

雲巖因

雪峯與巖頭欽山至澧州鼇山鎮阻雪頭每日

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頭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箇漢行脚到處被他累今日到此又只打睡頭喝曰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胷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

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頌曰

說盡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遇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

業瓦礫拈來也是珍

枯木成

鼇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

未徧身紅爛在漁船

龍門遠

丈夫淩勵志英雄向外馳求枉用功到得鼇山開眼

覷方知屋裏用無窮

佛燈珣

收續孤村陋店雪紛紛平地無風起浪痕醜拙只因藏

不得曾襟流出蓋乾坤

鐵山仁

二

三回九度太顛顛到底須尋舊路還待得鼇山消積

雪至今平地起波瀾

困有眠床飢有飯連聲何事叫師兄明朝雪霽鼇山

路依舊一程還一程

象外起

雪峯住菴時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

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

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

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鼇山

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

頭頭問甚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

乃問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

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

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

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
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
後句祇這是 頌曰

末後句爲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
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
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雪竇實題

末後句兮無問處萬仞錢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奈
何至今雪老難伸吐倒將虎鬚方識虎未解行人休
離母透過牢關舉似君把定咽喉淚如雨

佛印元

雪老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伊賴有故人千里

在同條生死不同時

白雲端

雪老別鰲山卓菴閩中坐一日見僧來探頭道什麼
末後句少人和却得巖頭重注破同條生同條死末
後句莫錯舉

照覺總

切磋琢磨變態詭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梭
同條生兮有數同條死兮無多末後句祇這是風舟
載月浮秋水

天童覺

續雪老大開方便路低頭却入菴中去者僧有眼恰
如盲却被巖頭行一步者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
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峯意却被巖頭甕齷頭

天童覺

龍吟枯木菴中出天上人間無等匹虎嘯巖頭石上
來晴空忽迸一聲雷堪笑春池猶拾礫空山空到又
空回

佛心才

露面出來猶不識低頭歸去更難知那堪末後一句

子直到于今四海疑

保寧勇

雙明復雙暗獨立絕殊方乘機覲面提其鋒安可當
同條生兩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花開亘今
古末後句始到牢關拈却門前大案山

圓悟勤

末後句爲君說踏著秤鎚硬似鐵寒則普天寒熱則
普天熱若是達磨兒孫各自知時節知時節爲君

說九尾烏龜莫當鼇山石鼈

佛鑑勲

雪峯費盡平生力懜懂禪和意轉疑可憐末後一句
子巖頭土上更加泥

龍門遠

同條生兮不同死弟旣耳聾兄目瞽家門蕩盡徹骨
窮却把黃金如糞土末後句休莽鹵甜者甜兮苦者
苦

北海心

雪峯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輟出木毬玄沙遂捉

來安舊處 頌曰

雪峯輟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眨起眉毛千萬
里須是吾門師子兒

北塔旂

天兮寬地兮闊雪峯混求幾怛一輓直上須彌山
無量人天眼開歎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靴步行走
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

天衣懷

雪老平生好輓毬輓來輓去輓無休一千五百人同
戲誰解輪機賽一籌

佛國白

收來輓去事方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
色落霞孤鶩共遙天

夢菴信

收續象骨木毬一輓出三世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徧
叅尋只道黃連不是蜜

石砬明

輓向人前事未休再安舊處有來由一聲斷鴈鳴雲

漢兩岸蕭蕭蘆荻秋

戴無爲

一作雪峯因玄沙來三箇一時輓出沙便作偃

倒勢師曰尋常用幾箇曰三卽一一卽三 頌

曰

團團輓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休三一一三重注

脚螺江依舊向東流

圓覺演

山寺裏頭無可作輓出木毬兩三箇不獨玄沙遭一

顛雪峯老人亦話墮

懶菴樞

雪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
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發身失命雲

門以拄杖攬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
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尚
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頌曰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兄備師不奈
何喪身失命知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
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同閃
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
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

雪竇實顯

臨濟喝兮德山棒子胡狗兮誰敢向未若南山鼈鼻
蛇一千五百衲子喪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今曾

未有忽然放出若星流象骨禪翁遭一口

正梵逸

象骨鼈蛇當大路稜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然
活爭似南山不用親

白雲端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
古曲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沙

真淨文

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鼈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
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
我也能遣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
冷口傷人不知痛

天童覺

收續象骨老人示徒擬議遭他一口韶陽突出驚人未免傷鋒犯手

尼無著總

收增

雪峯示衆曰飯籬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

玄沙云飯籬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浸渴死漢

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頌曰

通身是飯通身水饒舌沙彌下口難悟得頓除饑渴念迷時往往更求餐

本覺一

雪峯示衆曰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

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頌曰

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爲誰開

雲寶顯

眉毛罅裏遊南岳大海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說從他打鼓看無休

白雲端

疾醖過風奔流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驀然轟起震天雷百草頭顛春色回

圓悟勤

打鼓普請看直得眉毛寒拾得寒山舞笑倒老豐干

楚安方

收續撥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西
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

石門旦勿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造破面門漆桶不會錢船同駕
入滄溟持得驪珠如斗大

佛心才

收增雪峯一日登座召衆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
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這裏會取

頌曰

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
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冷父別

收增雪峯與玄沙行次師指面前地曰這一片田地

好造一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師上下顧視沙

曰人天福報卽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未夢見在

師曰你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琅琊覺云國

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圓悟云要神通妙用

須叅雪峯要田地穩密須叅玄沙更有一箇不

涉二途諸人還委悉麼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

父子同行相將入草起無縫塔功高策巧帶水拖泥

漏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入爭奈有道理好

佛燈珣

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巍巍大家從此無餘

事渴飲飢餐且度時

野菴璇

雪峯示衆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頌曰

火燄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傍觀者鼻孔撩天不喜君

白雲端

一堆猛燄亘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眉毛眨上起清風

保寧勇

紅燄光中也大奇明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并韶

石燒却眉毛總不知

普融平

續收阿誰踏著雪峯蹤三世諸佛火燄中賴有雲門相暖熱火星吹得滿堂紅

慈受深

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出鬼沒烈燄亘天佛說法亘天烈燄說法說佛風前剪斷葛藤窠一言勘破維摩詰

圓悟勤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機正令行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聞電捲星飛誰與論撥轉那邊關捩子眉毛留得兩莖存

晤堂遠

有是父兮有是子同條生也同條死三世如來烈燄

堆互換說法元如此莫顛言休倒語截斷葛藤須薦取

石菴琤

雪峯普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頌曰

人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聲叅玄上士迷頭緝線老婆頓證

興教壽

堪笑山翁不識羞爲他頭上更安頭巖前跳躑無尋處一片殘霞曉未收

保寧勇

大地爲爐冶何年鼓鑄功圓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

祖印明

鑒覺未萌全體現纔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長短青黃總不差

白楊順

增雪峯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

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

師遂覆却米盆 頌曰

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玳蘇日月並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

投子青

乖龍作雨非意測猛虎挾物不露迹洞山雪老共相

酬寥寥千古無人識

伊菴權

增

雪峯因僧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
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頌曰

達磨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爲傳心堪羨迷人逢達
磨三冬過後又新春

天永懷

裂破古今沒窠臼當機大闢血盆口脚尖趯出佛如
麻李四張三無路走

或菴體

增

雪峯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
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楊州 頌曰

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年痛處針一喚喚回春夢

破千山渾作木龍吟

自得暉

增

雪峯示衆云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
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得也須子細

頌曰

一滴真珠紅潑醅殷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
意吞却臨行上馬杯

皖山疑

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
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後到趙州舉
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裏入僧却問古
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

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頌曰

古澗寒泉浩渺瀾分明枝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味苦死令渠話不知

雲蓋昌

黯黯雲攢覆雪峯青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寶峯照

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刃數如麻深深澗裏無人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佛心才

續鮑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郎當及乎鮑老出來舞依舊郎當勝郭郎

眞淨文

趙州象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載清人耳古澗寒泉瞪目凝然不從口入飲者忘筌重出語苦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誰是的白鳥入蘆花

圓悟勤

雪峯古澗泉深趙州石橋水苦若知異水同源飲者不妨疑悟不從鼻孔入白浪高三級從此不答話豈免酬高價金剛圈子栗棘蓬解透橫行四天下

佛

性泰

補

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

鏡闊沙曰老和尚脚根未點地在 頌曰

世界能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却成迷白雲起處青山
秀天曉依前月落西 象田卿

十方世界一面鏡鏡裏看形未足真摸著鼻頭渠是
我那時方見本來人 懶菴樞

增

雪峯聞一僧在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
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
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
主語否曰是師曰若道得卽不剃你頭主便洗

頭跪師前師卽與剃頭 頌曰

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猛火趁手作得家生到老
自能穩坐水深杓柄長舀水洗頭剃雪峯刀上眼忽
開琉璃殿裏無關閉 月堂

雪老垂慈肩訪他一毫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
外脫體風流出當家 東山源

雪峯因閨帥施銀交床僧問曰和尚受大王如
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 近說
我打 僧問疎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生山

曰頭上挿瓜釐垂尾脚跟齊 頌曰

大王信重送交床傍問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
打劣中全勝阿誰詳

洞山聰

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要津船頭若有風浪
動滿目流沙不見人

汾陽昭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今大有
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

正覺逸

不知將底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古帆乘興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保寧勇

續此旨流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令輕
打我認著依前又更顛

般若柔

受施兩邊皆是幻臨機何不惜眉鬚也知此外無長
伎咄這黔州老瞎驢

寶葉源

雪峯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旣
是一般顏色爲甚麼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

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

頌曰

柑橘閩王親手封將來直問擊宗風長人入水分明
在更問玄沙又不通汾陽爲汝開天路寶坊金界碧
霄空

汾陽昭

閩王兩般馳獻上雪峯一等倒封回人情上下俱周
美免把完全更擘開

保寧勇

續此旨流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令輕
打我認著依前又更顛

柑橘將來不用疑
餓牛蚊子咬應癡
閩王猶未識
師旨更請玄沙下一錐

分明柑橘勿饒訛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蓋了免教天下動干戈

一般顏色兩般名紙蓋難謾衆眼睛雪嶺當時便封
轉閩王猶未息疑情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八

丹陽居士賀懋勲懋美懋廉懋謙善燈共施刻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二十八卷豫章沙彌
德定對長洲徐晉書華溧水芮一鶚刻
萬曆丁酉季春徑山與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五

清源下第五世之三

雪峯示衆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

宵入時有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

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頌曰

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一口吞將爲雪峯有奇
特却來謾我好兒孫

增

雪峯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是甚麼僧
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峯向你道什麼 頌

曰

雪峯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踢一踏相奔馳長安有
路非無路夜半行時人不知

圓悟勤

無量劫來是箇甚麼覲面全提幾乎蹉過不蹉過土
苴堆頭且高臥

增

雪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
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拋入師便
開門 頌曰

巨岳塵飛蟻生兒兒落塵裏如錐錐泥燒火救火
閉門開門拋柴家醜外頭見萬象森羅一口吞

光

月

高燒檣袖煖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郎來合
火誰知門外有寒人

石林

增

雪峯問僧甚麼處來僧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
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
隔礙師打趂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麼
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
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卽不到也

師又打趲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被同行听叱與他說破這僧當時悲泣嘗向中夜焚香遙禮 頌曰

戴角擎頭去復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悞將軍
今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透牢關未
足觀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佛燈珣

見說閩山多蠱毒千方百計避無由殤中既有催魂
鬼一命還他方始休

虛堂愚

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

擬取師一踏踏倒歸舉似長生曰我適來踏得
者僧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僧下涅槃堂始
得 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也好與一踏 頌曰

暗拋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綵綸收得
疾幾乎輸與鷺鷥兒

上方光

偉哉雪老法中英有上藤薪覲面呈目前不薦當頭
著和身一踏倒囊傾會知擔重因柴束自然便重不
便輕何山奉報諸禪侶孩兒須是的親生

佛燈珣

收續
雪老擔藤憇歇時一僧纔見便慈悲近前擬取攔

曾踏舉似長生更一椎

石門聰

雪峯踏者僧不殺長生扶者僧不起可憐一束爛枯
藤狼藉至今愁滿地

西巖惠

增收

雪峯與玄沙夾籬次沙曰夾籬處還有佛法也

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師撼籬一下
沙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籬

頭過來 頌曰

父子相携入故園籬頭時過短籬邊爛泥有刺無人
見踏著方知脚底穿

懶菴樞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師曰待汝

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

透網之魚不識釣貪游浪水認浮頭高灘坐釣垂慈
者回棹收綸却上舟

汾陽昭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搖蕩乾坤振鬣擺尾千尺鯨奔
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飈起清飈起天上人間知幾幾

雪峯實顯

張三賣物高擡價李四還依市價酬交易不成猶作
開李公店鋪一時休

海印信

老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纔施

網霹靂一轟天地開

眞淨文

二

放去收來得自由不堪憂處亦堪憂可憐滯句承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

透網金鱗掣電機休云滯水與拖泥雷霆一擊青霄裏傾湫何處不滂瀾

眞如語

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會處有來由雷霆昨夜聲相應依舊爲霖徧九州

圓通偈

撲浪擎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盆傾不因放却淮河閘九曲潮頭卒未平

上方益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綿仙家不會論冬

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五祖演

鯢鯨已插摩霄翼海客猶懸釣月鈞不顧翻空洪浪惡一帆風信出鼇頭

佛心才

全死中全活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郎當一箇福建子

徑山吳

金鱗透網欲吞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被漁翁閒引

釣隨波逐浪謾悠悠

鼓山莊

續俊鶻冲天寒雞曉眠脫略窠窟遲速不偏截斷命根急處放當頭手脚緩時樣滴水水生不認渠坐籌幃幄江海量君不見透網金鱗活計新住持事繁笑

殺人

月堂昌

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鼈鉤
搖鱗振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喝雲奔
官將爭戰定功勛

圓悟勳

張猴白李猴黑硬如綿軟如錢驀路相逢兩會家臨
濟未是白拈賊

遜菴演

新羅拄杖遂寧鉢衲子家風那箇無一等看來如墨
黑誰能重與較鎗鉢

虛堂愚

增雪峯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
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

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
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
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頌曰

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無生死超然離二邊
長如果日麗中天舒光照到雪峯前

圓悟勳

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
鯉迷人直下便狂惺

尼無著總

增

雪峯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

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遮箇爲中下師打之

或作

拈起

雲門曰我不似雪峯打葛藤驀拈拄杖

云我這箇只爲中下機人有僧問忽遇上上人
來時如何門便打 頌曰

迅雷不及掩耳下椿要在急水水深椿脚若長耳畔
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爲他中下上人來放過不打
秦人一入桃花源子孫千世爲神仙 月堂呂

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峯雲門只得一楸畢竟如何
不說不說 松源岳

收增雪峯因闍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
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
展兩手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頌曰

空王殿樣子雪峯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
總是面南看北斗 卽菴覺

收增雪峯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歛手應諾
諾師以手斫額便歸 頌曰

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爲餞免生疑却蒙惠重過相
贈歛手遙知向暮歸 投子青

收增襄州高亭簡禪師 嗣德山 初隔江見德山遙合

掌呼曰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
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
山 頌曰

江上相逢問逗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大洪遂

德山棺木裏瞋眼高亭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
漢錯認山河作眼睛

少室睦

曹洞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嗣洞山因僧在房內念經

師隔牕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師曰
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

頌曰

不問維摩念甚麼新羅鷄子穿雲過杖頭擊著沒威
靈惆悵嵩山破竈墮

佛慧泉

念底却是維摩經一回舉著一回精鷄鷄故鄉歸不
得大都言語太分明

楊無爲

問經不問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
海一言演出不須多

越州天章和尚

順風將欲到揚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柂全憑三老
力瞥然到岸不須憂

道場如

續須彌山高不見巔大海水深不見底簸土揚塵無
處尋回頭撞著自家底

南堂巽

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

頌曰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今君返照看截錢閉關停妄
解百花俱發一花園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抽條長
碧天

汾陽昭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
老往往思量石二邊

佛印元

收續截水停輪中此情吾師知道不惺惺微露一言令
省覺不轉何曾更有停

般若柔

收增雲居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
有興化長老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
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置得箇問

頭奇特不敢辜他伊云想菴主答這話不得不
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
因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
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
化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
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頌曰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醵光透出

道吾真

雲居道何必興化道不必眼若不開夢中呌屈

室三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

你親見二尊宿

大慧果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檠苦者如蜜二十年來

無處雪屈嘆

別峯印

何必不必方圓曲直眉目分明若爲辨的影草既隨

身觀面當機疾一雙孤鴈忽高飛兩隻鴛鴦還獨立

最菴印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官馬厮踢

無得慈

增收

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

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踪跡氣息也

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

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其僧舉似趙州

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

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

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

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

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

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此五燈會元

錄稍異傳燈曰師謂衆曰如一獵狗只解尋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踪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有僧舉似趙

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十六

頌曰

羚羊挂角向甌峯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橋畔
老三千里外解相逢

正覺逸

羚羊挂角六六三十六貧兒得古錢瘦馬餐枯粟報

你叅玄人聽取無生曲昨夜火燒空跳出水中浴

草堂清

獵狗迷蹤還敲鯨氣息全無何處逐趙州城裏忽相
逢依然六六三十六

純

增

雲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與麼難道師曰有
甚麼難道曰請難道師曰新羅新羅 頌曰

新羅僧問答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鎗來騎賊

馬不勞餘刃罷干戈

率菴琮

卽此非此離此全此平步青霄高山仰止目前包裹
不爭多森羅萬象眼中花就身打劫新羅新羅

增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僧禮
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
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
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禮拜曰僧
家畢竟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師

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
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
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
鬼神兮妬君福 頌曰

突兀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
到夜深王老入西岑

投子青

四顧巍峩瑣碧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
色百鳥歸來何處尋

枯木成

僧家畢竟居山好丫角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
松跡到白雲巖下草寂寂峯前古寺基家門首長

安道相將八月鴈南來莫教孤負太平老

佛鑑勲

收增雲居因僧問六戶不明時如何師曰不涉緣曰

向上事如何師曰慎者不護 頌曰

春到石人視遠山鶯啼花木碧波閑須知雲外巖松
瑞千古迎風任歲寒

投子青

收增雲居臨終時問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今日初

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寂
頌曰

瞎漢臨危不識羞問人出氣借咽喉可憐便說初三
日活陷爛泥堆裏頭

寶葉源

增改雲居因僧問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

處曰佛事何勞師曰不同興化 頌曰

苔殿烟收紫氣旋拱班宸幄退堯年鳳樓不宿桃源
客豈並金光矚漢天 授子青

收憫雲居因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

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

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汝若不會世尊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頌

曰

迦葉不覆藏橫身獨自當語意分明在今古露堂堂

佛眼遠 二

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兒孫見如土千古萬古黑漫
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嗣洞山

僧清銳問

今訛作清銳者

非清銳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聞黎近前來銳

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五燈

訛作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聞黎稅應諾師曰清源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霑唇

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 頌曰

清銳孤貧心太麤曹山攜手步亨途白家三盞霑唇

酒醉後添盃一似無

沸印元

清源白家酒三盞未霑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

十難放君

地藏恩

滿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更飲三盃
酒醉後即當笑殺人

南華昇

續收販海波斯入大唐先將珍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
人覓爭奈難謾有當行

肯堂充

清貧三盞便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斫却月中

柱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童淨

張甕李甕各有病痛赤眼撞著火柴頭焦磚打著連

底凍

朴翁銘

曹山慣用白家酒撥向人前盡底傾醉倒十洲雲水

客闌黎獮自不惺惺

皖山凝

千木逢場探淺深辨龍蛇眼夾踈親兩箇駝子相逢

著世上思量無直人

退谷雲

銅公塘錢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蘇

州話

無準範

增收

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

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

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

鑒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頌

曰

不與麼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設如如理事誰相悉
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方庵頌

鴻濛未判絕疎親畢竟難將事理分夜半正明還不
露金剛腦後鏡崑崙

雪巖欽

增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

曰爲什麼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生求死不
得死 頌曰

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
一片清秋

雪竇實示

增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

雕琢曰爲甚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 頌
曰

抱璞投師來意濃一條狹路忽相逢誰知妙手不雕
琢分破華山千萬重

笑公翁甚

增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叅師曰莫是紙衣道者否

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掛體
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
諾便立脫師拊其背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
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

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
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
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
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
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頌曰

麻纏紙裹若嬰孩優鉢羅華火裏開一點靈光千古
在月輪孤處借胞胎

南堂興

三

勞形苦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不假胞胎不借
借金烏出海月離雲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襦襦嬰孩涅槃會上

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增

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漢曰請師接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頌曰

朗月當空未入關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凡
聖光境俱忘誰解看

皓月光中立問端上他階級轉顚預會須月落來相
見別有靈光照膽寒

在菴賢

增

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苦生時如何師曰難得道
者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師曰只知心徑苦
生不知向什麼處去 頌曰

心徑苔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船蘆花萬頃水天
濶白鳥深沉任轉旋

自得聲

心徑苔生去莫知口如鼻孔眼如眉迢迢劫外封疆
濶明月蘆花類不齊

掩室開

增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曰
收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衆

山色 頌曰

雪覆千山沒路岐孤峯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雖增
氣野老相逢不展眉

朴翁銘

混不得類不齊六爻宛轉見重离夜深下視千山白

不是其中人不知

石溪月

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徧孤負一條官驛
路茫茫沉在月明前

絕岸湘

曹曹山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
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

工曰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運斤成風匠石之奇喬松聳壑梁棟之姿宗中辨的
量外知機這邊那邊兮著著無虧走盤不定兮落落
明珠

雲耕靜

增曹山因僧問端坐團圓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

曰還假用也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
移山塞海說禪說道方爲用也 頌曰

團圓莫謂清虛理若謂清虛總喪身却是眉毛曾問
眼烏睛那自見瞳人 本覺一

收增

曹山辭洞山山云子歸鄉莫打飛鳶嶺過麼師
曰是山云來時莫打飛鳶嶺來麼師曰是山云
有一人不打飛鳶嶺過便到此間子還知麼師
曰渠無彼往山云子見甚道理便道渠無彼往
師曰若不到這田地爭解恁麼道 頌曰

不打飛鳶便到來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節令分明

也桃李年年二月開

自得暉

收增

曹山因僧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貓兒最
貴曰爲甚麼死貓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 頌
曰

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汚身何事杳無人著
價爲伊非是世間珍 丹霞淳

收增

曹山辭洞山山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
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
變異 頌曰

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

異猶如擲劍擬虚空

丹霞淳

齋時一鉢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

闍黎睦

增

曹山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

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 五祖戒代云作賊人

心虛 頌曰

聞鐘告衆打吾心游子閑言醉更深楞嚴會上圓通

者正法明王觀世音

般若柔

聞鐘便道打吾心語淺分明理事深上流默默點頭

笑可謂具鑰不傳金

汾陽昭

增

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

去曰爲什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頌

曰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識得家親恩愛

斷更無一物獻尊堂

北菴顏

增

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

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

一作貞我過袈

來

頌曰

引問當機看起倒僧對師云一時掃曹山索把袈裟
來智深功德禪和妙

般若柔

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一時俱掃却也是拈他第二機

汾陽昭

收增曹山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

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 頌曰

清白門庭四絕隣長年開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殘月爰象分時却建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墮申散髮夷猶誰管你太平無事酒顛人

天童覺

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

東谷光

收增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

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

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祗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

何師曰如井覷驢

或作鑿首座問洞山

頌曰

出路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呵

咲嶺上石人側耳聽

枯木成

應物現形如水月當時應物不留情如驢覷井終難

喻如井覷驢何十成

本覺一

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靜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絲不挂梭頭上文彩縱橫意自殊

天

童覺

驢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
不知道得八成無

張無盡

驢覷井井覷驢冬瓜葉上長葫蘆會不得莫踟躕定
盤星上絕錙銖

無卷全

收增

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卽今問
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
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
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
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崙踏雪

行轉身打破瑠璃椀

丹霞淳

故國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傳金雞啼破玉人
夢曉色依依錦帳前

收增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
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
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頌

曰

翡翠簾垂絲綸未濟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犯動毛頭
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脫身一色無遺影不
坐同風落大功

天童覺

刀斧斫不開靈機絕點埃清風掃殘雪和氣帶春回
退谷雲

次曹山因僧問國內按劍者誰 頌曰

嵯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雄坐祖關橫按鎬鄧全正
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佛性泰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九

金壇居士孫雲仍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二十九卷 豫章沙隱
德定對 長洲徐普書 進賢萬鐫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餘 清源下第五世之餘

洞曹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嗣洞山 初叅洞山一日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 傳燈錄作

待洞水 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 頌曰

龍牙未息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肖休先達慙他親意
切直言洞水逆須流 汾陽昭

古源無水月何生滿岸西流一派分葱嶺罷詢熊耳
夢雪庭休話少林春

投子青

續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
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

橫川瑛

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
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
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
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
師曰打卽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
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

明也未師曰明卽明已要且無祖師意 頌曰

龍牙山裏龍無眠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
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
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雪竇顯

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後乃知松栢
操事難方見丈夫兒

佛性泰

續西來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處同休把虛空增
粉飾他家何重似盲聾

枯木成

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
刺三度曾施陷虎機

瞞菴成

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禡明目
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挂劒星漢却浮槎不萌
草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礙通
方津渡有船車

天童覺

收增龍牙因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
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

燈聯

訛作還見
文殊麼

頌曰

寒月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洲
鷺飛入蘆花不見踪

丹霞淳

堂堂成現密密難見二鼠雖黠莫逢其便藤枝透出

未生前正眼當陽巧回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賤卽貴
貴卽賤

圓悟勤

收增

龍牙因韶國師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

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十七次問師曰若爲你
說恐爾後罵我去在韶後住通玄峯因澡浴次
忽省前話具威儀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與我
說破我今日定罵他

頌曰

赤骨力寸絲不掛淨倮倮兮赤灑灑浴出低頭滿面
慚爲我說時定相罵

卮菴顏

大海中心泛鉢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

撰述
識江北從來使錢錢

東谷光

增龍牙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

什麼 頌曰

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髑髏深夜聽天曉便藏無影
投子青樹太陽徧照不能尋

烏龜誰道不能言妙語浪浪只自宣說盡西來祖師
本覺一意知音弗遇也空然

增龍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
人行拳 頌曰

如人無手欲行拳誰敢當頭輒向前二六時中常若
此不須更問祖師禪
本覺一

增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
入空室 頌曰

枯松野鶴叫衡門雪滿寒林入夜聞只箇生涯無所
有不妨巖下有溪雲
枯木成

質帽相頭量才補職明眼衲僧面前不識
眞淨文

綠林強士正心狂心中妄意室中藏不覺投虛入空
屋憊懾徒然笑一場
本覺一

增龍牙因僧問師子返擲時如何師曰返擲且止

你道還怕文殊麼曰非但文殊佛亦不怕師曰
爭奈被文殊騎何曰文殊騎者不是師子師曰
返擲事作麼生曰應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
者返擲事作麼生僧無語 頌曰

衆獸之中師子兒善能哮吼震全威縱橫妙用能返
擲爭奈文殊坐著伊于闐國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
生疑將謂世界無過者也被六塵吞著時 智門寬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

嗣洞山

聞福州大滙安和

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
值瀉泥壁便聞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瀉
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
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何得相弄瀉喚侍者
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
爲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徑往
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瀉
否師曰到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瀉山可
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樹
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瀉山笑轉新師於
言下大悟乃曰瀉山元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

頌曰

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咲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處直至如今笑未休

海印信

樹倒藤枯呵呵大咲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食程去不歸及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老不須嗟猶勝當日未還家

佛慧泉

江邊閒把直鉤垂也有金鱗上釣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漁父皺雙眉

枯木成

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舉示他笑裏有刀須錯解正頭正尾却仙陀

道場如

冷刃吹毛笑裏來爍迦羅眼不容裁一目金龍曾舉爪髑髏覺痛頂門開

大洪誦

若將此語定綱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徑山杲

有句無句藤倚樹白飯元來用米作高樓吹笛柳如烟滿地春風落飛絮

鼓山珪

樹倒藤枯意若何瀉山開口笑呵呵可憐三尺龍泉劍喚作陶家壁上梭

佛性泰

二

索却布單錢了行行意氣轉高不得明招點破焉知笑裏有刀

樹倒藤枯問大瀉呵呵大咲顯全機布單賣却盤纏
了秋夜寒來怨阿誰

文殊道 二

却使瀉山笑轉新笑中有刃暗傷人曹溪路上奔馳
者由更區區苦問津

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由堂堂蹉路瀉山
老空去空來一肚愁

楚安方 二

添得瀉山笑轉新當時覲面已呈君明招漏泄瀉山
句無限風光付與人

續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
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名

模句歸何所蘇噓蘇噓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
茫一任踈跳

護國欽

呵呵大笑不尋常須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
腳叢林洎合錯商量

浮山遠

呵呵大笑意難論樹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
悟眼開只是舊時人

眞淨文

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明如藤倚樹大咲呵呵
跨白牛碧雲繚繞無尋處

龍牙言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玄沙斫牌禾山打鼓君不見雪
竇有語兮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

尼無著

笑裏憑誰眼豁開龜毛須向火中栽脚跟有路雲泥
隔千里區區謾往來

湛堂深

耐耐瀉山老鬼精垂鈎便要釣鯤鯨幾多頭角爲龍
去鰕蟹依前努眼睛

中菴空

掀翻海岳求知已雪刃橫身立太平野老不知堯舜
力斲斲打鼓祭江神

木菴永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回避無門毒蛇當路樹倒藤枯
句歸何處明眼衲僧一場罔措

天目禮

增附

琅邪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

堆爛柴 頌曰

布單酬價見明招滴水如今未合消不是咸通年後
事住山爭得有柴燒

張無盡

轉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匝匝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
帆無明海裏尋知已

中菴空

領得瀉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招元來樹倒藤枯
後了得三年五載燒

石林輩

增收

疎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

老漢 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味外人疑欲窮滄海深深
處聽取漁家傲莫迷

投子青

踈山因主事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文錢與匠人爲將兩文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卽羅山嶺曰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

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
怎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頌曰

一文兩文與三文踈山大嶺謾區分須知無縫元無
價獨露乾坤聳白雲 雲巖因

接得風流傅粉郎一朝三度巧梳粧收頭換面無人
識元是東村李二娘 佛鑑勲

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
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徑山杲

袖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剗襟有短長大便嶺頭一尊
佛踈山兩度放毫光 鼓山珪

宰堵波成賞匠人工錢一二與三文可憐眼裏無筋
者當面定將數目分

佛性泰

續清風吹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
戲水到頭俱被釣絲牽

丹霞淳

三文與每愛佳人笑目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
道如今輒波浪無風不掛情

崇覺空

兩文與惱惱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
與西山月莫照孤燈冷處灰

一文與行因感果事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踈
山端的意吾家宗祖在并汾

冬瓜蘸雪未爲淡匠者三文淡最幽天共白雲曉水
和明月流

本寂觀

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花隨水
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應菴華

臘月蓮花菡萏香三回賞手不尋常直饒會得鬚眉
落早是龜毛數丈長

密菴傑

墮落眉鬚不得塔三文使盡見分踈無端大嶺重饒
舌數丈龜毛舉世無

月林觀

踈山造塔行令今古叢林揀正三錢酬酢相應驀地
傳聞大嶺看看臘月蓮花龜毛三尺相慶是則古佛

放光非則尋聲弄影

方菴顯

增

疎山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

京中大黃

今訛作京師

頌曰

京師出大黃熟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謝三郎

丹霞淳

京師出大黃不許謾商量貴買還賤賣纔喫便承當

懶菴需

京中大黃答冬來意杲日麗天盲人摸地

肯堂充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

密菴傑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賊竹杖化龍去癡人肩夜塘

松源岳

京師出大黃直截爲君舉冬至到寒食恰是一百五

無際派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漢家勲業在樊噲與張良

破菴先

增

疎山上堂曰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

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

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

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

樁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樁豈不是明法身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邊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 頌曰

法身上法身事我見枯樁眼中刺多年多歲易成精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鼓弄琵琶知音相見今如此

大瀉智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撥轉天關掀翻地軸法身向上法身邊間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

雲北山雨

圓悟勸

青青掩映松蘿窟修竹超然物外物莫將修竹比喬松不及喬松老風骨

佛鑑勸

法身向上法身邊會得咸通無後先一箇甃來一箇跛擔爲一檐更無偏

石溪月

收增踈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

曹家女 頌曰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女引得相思病轉深

慈受深

我愛曹家女姿質嗔心猛熾火長然紫羅帳裏深深

夜說悟當年四八禪

崇覺空

收增

踈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

時是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 頌曰

一條官路坦然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處須知平地有深坑

慈受深

收增

踈山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

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床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

將 頌曰

八花毬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凱歌歸去國英雄贏得作清時

無量壽

收增

踈山因韶國師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

左搓芒繩縛鬼子 頌曰

百匝千重欲問周踈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衆知誰會直得江西水逆流

投子舒

收增

踈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是

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 頌曰

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中龍退骨

丹霞淳

越州乾峯和尚

嗣洞山

上堂曰舉一不得舉二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徑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云雲門祇能一手擡不能一手

擡頌曰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

晦堂心

聲前一句口如眉佛祖從來總不知昨夜崑崙聞說

夢白頭生得黑頭兒

丹霞淳

黑白分明滿局碁曾無一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總不知

白雲端

貌出形儀已不真二三分數像當人傍邊有箇無端者第一難謾是眼親

保寧吳

天台南岳去無蹤更有何人覲面逢東嶺雲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

並昌融正

煮海成鹽終有味敲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撞著波斯子把手相將海底行

慈受笑

高樓美女一雙雙各向瓊窓坐玉牀綉出鴛鴦呈似

了金針深挿錦香囊

佛性泰

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崑崙與論量賈客不諳彈舌
語只看兩箇鼻頭長

佛智裕

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把手雖同
步白雲飛蓋月含空

楚安方

續莫向乾峯頂上叅無言童子却相諳放開一線通
消息走徧天台與嶺南

枯木成

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怨誰分髓皮
風來鳥已覺露重鶴先知爲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

眞悟勤

乾峯撒手懸崖韶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猴白那知
更有猴黑

佛心十

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萬年閑

明頭暗合緩放急收脚手忽露針線還偷舉一不舉
二天台過徑山嚙他桃李核終是損牙關

月堂昌

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
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
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咲
問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

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

喏喏 頌曰

鋪主將鎗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真買人拂袖先行
白雲端

去滿面慚惶不敢喚

垂鈎四海釣獐龍格外玄談知已從相見披衫帶席

帽不妨把手上高峯

佛性泰

三種病兮二種光法身於此露堂堂時人不會箇中

意猶把法身謾度量

楚安方

續動絃別曲聞一知十手擲手檯以膠投漆庵內不
收見菴外無孔鋏鎚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

金博金

圓悟勤

庵內不知庵外事錢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上打鞦
韆猛虎舌頭書卮字

晤堂遠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後請益

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會麼

頌曰

入手還將死馬醫返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
汗方信儂家不惜眉

天童覺

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劃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彰
處一一門中見善財

佛心才

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弗已搖落西瞿花正紅

長靈卓

捨破雲門一柄扇拗折乾峯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
樓四五百條花柳巷

徑山杲

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

帝釋鼻孔

鼓山圭

續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錐土宿夜遊南
瞻部泥牛脚下火星飛

雪竇崇

一人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長
安其中一箇最尖要

佛鑑斲

當面非暗投應機皆直說乾峯與雲門兩口同一舌
若是續貂人弄巧便成拙

雪菴瑾

增

乾峯因雲門到云請和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
未門曰恁麼那恁麼那師曰將謂猴白更有猴

黑頌曰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握手添意氣爲言只有猴白
那知更有猴黑

晦堂心

弦筈相啣網珠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虛攝衆景而

撰述
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徧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

天童覺

增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嗣洞山

巨良禪客叅禮拜

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

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

心亦須看始得

頌曰

一鏃破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移疆還就土雲凍鴈聲孤愁人皆閤戶甜瓜自古甜苦瓠從來苦

猗堂定

增

欽山因巖頭問如何是真言師曰南無佛陀耶

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退耕寧

增目

欽山與巖頭雪峯同到德山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頌曰

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絕纖瑕天皇一脉龍潭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差切屬欽山猶定動得無言說至今誇

汾陽昭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棒無言

說若更非言更是非

延壽慧

增目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嗣洞山

上堂老僧尋常不

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橫海月明

丹霞淳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轉塗糊間不容髮安可名

模堂堂圓應沒錙銖巧張爐韞費分踈爭如棒下無
生忍聞見馨香滿道途

圓悟勤

增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嗣洞山

簡大德問學人卓

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衲便了有甚
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
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
過在甚處簡無對師便打

頌曰

卓卓的的一衲便息老鼠舞三臺貓兒吹感築烏龜
舉首唱巴歌一二三四五六七

雪竇實宗

增

天童啓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曰恰

如瞎一般 頌曰

盲聾瘖瘂迺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潛布
令黃鶯啼處綠楊春

丹霞淳

增

京兆府覲子和尚

嗣洞山

混俗閩川不蓄道具

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蟇充
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覲子
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
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
生 頌曰

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錢

圓悟勤

神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膊袒肩頭面
禮禍從天降不成災

稽堂遠

攏蜆撈鰕昧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擡頭那畔空狼
籍討甚多年鬼眼睛

東野敷

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
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東山源

增瑞州九峯普滿禪師

嗣洞山

問僧近離甚處曰

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

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
以拄杖趲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遠涉若還言不
易主人却在半途

雪巖欽

增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嗣洞山

一日歛鍾上堂大

衆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曰近
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卧投子
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試問傍
人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不
顧危亡得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

爲好手這僧雖然失利蓋爲自不守分致禍臨
身未爲分外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
有傍人證據在且道證據箇甚事乃云東家不
了西舍受殃復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檐教人
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六祖下第七世之一

南嶽下第六世之一

增收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

亦曰寶應
嗣興化

上堂諸方只具

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

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
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
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話方悟旨却回叅省師已
圓寂遂禮風穴和尚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
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穴
曰作麼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
穴曰汝會也

此依傳燈所載五燈會元少異乃
曰諸方稱具啐啄同時眼不見啐

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
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
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
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却其僧下忽契悟遂奔
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
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曰是穴曰

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一
在燈影裏行相偈次曰汝會也 頌曰

不將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
啄依然錯認定盤星

笑翁堪

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
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雪巖欽

增附

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
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
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啐吼其母卽喪諸人還明
得麼乃頌曰

子若啐吼其母卽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